



# 爸爸猝然离世,宋庆龄送来花圈

传奇人生

哥哥在北京已上了幼稚园,到香港继续上中班。我一个人在家,妈妈就教我识字。第二年,我也上幼稚园了。

哥哥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,有一年他还得了第一,而我那一年排在第十九名(总共才二十几人)。爸爸奖他一套木工工具,我则什么也没有,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。等哥哥睡觉时,我悄悄起来,把这套挺重的工具压在哥哥的胸口上,以平嫉妒。

我们上的学校是基督教办的“圣司提反女校”,英制十年一贯,由第十班升到第一班毕业。男生只许念到第十班。我由幼稚园升到第十班时,哥哥已转到只收男生的英皇书院去了。在第十班时,上午是英文课,算术、自然、英文、宗教等都是英文课本,图画、音乐等副科也是上午,有的课还是英国老师教。下午是中文课,有国文、历史、地理等,用中文课本。还有国语课,教普通话。我就这门课最好。其他课,有妈妈每天的督导、补习,也算能跟上。然而不幸很快就到了。

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,那是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。

暑假期间,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,安心写他的《道教史》。这次,他回来已几天了。回来的那晚,他冲了个冷水澡,睡觉又受了风,感冒发烧,躺了一天,已经退烧了,还在家里休养着。这天,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,袁妈、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,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。袁妈说:“您别看报,还是睡午觉吧。”爸爸说:“我不看,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。”他总是爱说笑话。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。我们饭还没吃完,妈妈就回来了,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,忽听到她大喊一声,叫着:“快来人!怎么啦!”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,只见爸爸面色发紫,躺在床上没有反应。也不知谁说了句“快请大夫”,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,我在后面紧跟着。

跑到院子,哥哥忽然停步,转身对我说:“你去吧,我没穿裤子。”——他只穿条内裤,没穿短外裤。我向来就怕去医院,说:“你不去我也不去!”哥哥“嗨”了一声,转身撒腿就跑,我还跟着。到了胡惠德医院,哥哥就大喊:“我爸爸快死了,你们快去呀!”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,看哥哥急得直跳,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。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,护士没有权给人治病。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,一手拿着注射器,头颈转过来,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:“你负责啊!你负责啊!”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,也连说:“我负责,我负责。”针打下去,爸爸长哼了一声,就像睡熟一样了。

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,过了一会儿,妈妈走了出来,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:“爸爸死了呀!爸爸死了呀!”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:“不要紧,还有我哪!”事后,妈妈回忆说,爸爸晴天霹雳似的一死,她脑中一片空白,听见哥哥哭喊,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,顿时清醒镇定。这一幕,我记得特别清晰,终生不忘。

这时爸爸的朋友开汽车来看望,一见这情况,稍定惊魂,马上就去找人办丧。他的车还没出院子,就又来了一辆,两车相对数秒,后来的车掉转方向,两车一块儿疾驰走了。我再到爸爸房里,爸爸已被摆放好,盖上了白床单,一只手露在单子外,指甲都是紫的,我伸手去摸他还是

紫的。妈妈躺在床上的沙发上,连声哭着说:“怎样让你爸爸活过来呀!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是按着爸爸的手,木木地站在那里。

不一会儿家里就来了很多人,我被领回自己房间,和哥哥并排坐在他的床沿上。婆婆站在旁边一边哭,一边唱着数落,样子挺滑稽的。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,心像被重东西坠着。也不知过了多久,袁妈、刘妈来给我们两个梳头、洗脸,穿戴整齐带到客厅,原来是记者要照相。妈妈还嘱咐我们放自然一点儿,我们都学妈妈那样挺直了背照了。晚饭后,我悄悄溜到妈妈房间,推开房门,见有好几位妇女陪着她,都在数硬币、包硬币,妈妈的眼哭得很红肿。我没敢进去,退回来,从客厅门外看见爸爸已被移到客厅里了。客厅的沙发搬到了我们房间,人很多,袁妈、刘妈忙得也顾不上管我们,我一夜也没睡着。客厅里的人们通宵在打牌,吵吵嚷嚷的,只有爸爸顶器重的学生金应熙一个人低着头坐在我们房间的沙发上。我想,他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。

第二天上午,灵堂已布置好了。宋庆龄昨天就送来的大花圈放在中间,两旁都是花圈。爸爸还盖着单子,他脚头一侧的地上放了两个垫子,让我和哥哥两人跪上,谁来鞠躬,就给谁磕头回礼。来的人很多,川流不息,有些我们见过、认识,更多的不认识。开始我们还规规矩矩地磕,后来就马马虎虎地磕,再后来我俩就坐在垫子上了,最后,我俩就打起架来。有一个来吊唁的女士看见我们打架,竟泣不成声,吓得我们又老老实实地坐着。

下午,殡仪馆的人来,给爸爸抹

身穿衣。我在阳台上隔着门玻璃看的。他们把爸爸拉坐起来,爸爸的背很黄,上面还有一片片的斑,我觉得奇怪,可一点儿都不害怕。第三天中午盛殓,是西式棺木,板子很薄。妈妈站在靠爸爸头处,哥哥在她旁边,我在哥哥下边。灵堂里站满了人,我扶着棺材沿,看爸爸穿了一身长袍马褂,他平时参加隆重集会也穿的,可现在戴了顶瓜皮帽,看起来怪怪的。爸爸手边放了一本厚厚的《圣经》,把棺材棺得满满的,就像冬天被子裹严实的感觉。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,专心致志,目不转睛地看着,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,拧上螺丝。随后,棺材就被抬出了家,我们也跟着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。

大礼堂里面、外面挂了许多挽联,一副挨着一副。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,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,一副是“赤子之心”,一副是“若是有人喊救孩子,就请去问问先生”。

追悼会上有好些人讲了话,我似懂非懂,最后哥哥讲了几句答词。人们又把棺材抬出了礼堂,放进一辆黑色的大汽车里,开始出殡。学生们走在灵车两边,我和哥哥、妈妈在后面坐一辆小汽车,跟着慢慢开。那天天很热,我穿了一件现做的黑布长袍,更热,在车里还加上闷,我也一声不吭。好不容易到了坟场,将爸爸放进了挖好的穴里。我们朝上撒了土,听见砸到棺材上的咚咚声,很沉重。

爸爸死了,自始至终我没有号哭,也没有掉眼泪。妈妈说我是没有感情,属无情无义之类!其实,我记得爸爸爱我,从我记事到他去世,六年的时间,桩桩件件我记得很多,记得很清楚。

# 1992年高敏决定退役,做回普通人

名人自传

每个人都是普通、平凡的,又都是不普通、不平凡的。每个人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,在那个残酷的终点上,从来没有例外,怎么能说自己是不平凡的;每一个生命本身就是从千万种选择中杀出来的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无论地球的历史有多长,无论地球上的人将有多么,绝对找不到第二个,怎么能说自己是平凡的。

然而,追求成功,让自己不平凡,却成为大部分人内心唯一的动力源,成功了要追求更大的成功,成功了就更加不能忍受平凡。而平凡则被纵横的社会和曲折的人心遮蔽了,少有人甘于平凡,世界才会有那么多抱怨、那么多险恶。

但,不管你认为自己多么不平凡、多么不喜欢平凡,总有一天,你都得面对自己的平凡。或许,平凡比不平凡,更需要力量去支撑。

1992年,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后,我决定退役。这一次,我铁了心,不管谁来劝,无论谁来做工作,我都坚决不跳了。

我的运动员生涯可以说是光荣的,更是坦白的——即使在我感到最光荣的时候,我的内心也遍布恐惧。我越来越害怕比赛,更害怕输,有那么多对我寄予希望、培养我、关爱我的人,让我无法承受或者准备承受他们对失败的失望。

经历两年的调整和放空,我觉得必须暂时完全脱离现在的生活,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、在乎我和要求我的地方。没有人认识我,我才可以重新认识自己;没有人在乎我,我才可以开始新的生活;没有人要求我,我才有空间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。

[上期回顾]

1988年,高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很紧张。

于是,我决定去一个无论是别人对我,还是我对别人都完全陌生的地方。

1995年1月,我来到美国,在波尔大学进修。波尔大学坐落于印第安那州一个很小的城市,当时这个学校里只有7个中国人。在那里没有人认识我,我再也不是世界冠军,再也没有人要求跟我合影,再也没有人会突然捧着一束花冲上来。即便如此,我连一丁点儿的失落也没有,这种陌生对我而言,是多么珍贵。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种生活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想睡懒觉就睡懒觉,想怎么穿衣服就怎么穿衣服。

我从冠军变成了普通人,开始经历普通人的琐碎和磕磕绊绊,但正是这些,让我找到了新的生活支点。

刚到美国的日子,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顺畅,第一个难题是学英语。第一次听力考试,老师放了一个英语小故事,我完全听不懂,就写了“Min Gao”交上去。在国内一直都有人宠,无论学什么都有人教,但这次考试,我却交了“白卷”,我不仅不再是冠军,而且是倒数第一。这让我难堪,也让我兴奋。

为了学英语,我自己摸索着去了英语强化班,过了一小段时间,还是发现没什么进步。刚好,有一所大学请我去带他们的跳水俱乐部,我就答应了。每周3次课,每节课1个小时,每个星期我就有3个晚上逼着我和学跳水的孩子们用英语交流,我说得不对的时候,他们还会教我发音。

一个月之后,我的英语口语跳上来了,我敢坐公交车、敢逛街了。今天,我的英语像汉语一样没有障

碍,能用英语给跨国公司作各种演讲。

职业生涯14年之后,我重新融入陌生的人群、陌生的生活。在一大片陌生之中,我遇见了平凡的自己,发现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,发现了自己在生活中不行的、想做的、想要的,找到了新的人生。

我开始仰望明天。

1997年,我收到当时加拿大金丝门跳水俱乐部的邀请,离开美国,去往加拿大,成为金丝门跳水俱乐部的总教练。每天傍晚5点30分到晚上8点为队员上两个半小时的课,一周工作6天,我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,还是跟跳水有关,只不过不再是自己跳水,而是教别人跳水。

金丝门跳水俱乐部没有任何门槛,只要你喜欢跳水并且能交得起学费都可以来报名,来俱乐部学跳水的学生不管高矮胖瘦,只要愿意都可以接受训练。他们跳水的动机是喜欢,而不是参加比赛。

做教练跟当运动员完全不一样。我当运动员时,目标是拿冠军,如果训练或比赛时有哪个动作没做好,晚上睡觉就一直想着明天该如何做好。在加拿大当教练就完全不同,队员愿意来训练,我就教,队员不来训练我就顺其自然。

俱乐部对成绩基本没有要求。我经常对学员说:“你能不能拿冠军对我并不重要,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喜欢跳水,对我很重要。你喜欢跳水,使劲地练,我就使劲地教。”每每看到学员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着跳水的乐趣,我就感受到除了金牌之外的另一种快乐和幸福。

1999年,榜上无名的金丝门跳水俱乐部居然史无前例地进入了加



高敏 著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中国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沉寂多年后,首次推出自传体励志书《敏·感:人生没有规定动作》,讲述她七十余枚金牌之上的人生修炼。

和很多普通人一样,高敏从逆境中起步,经历被看轻、挫折、迷茫、犹豫,通过不断面对、考问和改变自己,她决战于全运会、亚运会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、世界杯、世锦赛、奥运会等一场场大赛,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顶峰,成为一代跳水皇后。该书收录了她与困境交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、思考和体悟。

[上期回顾]

1988年,高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很紧张。